

戴燕羌

13. 8. 18. 生

山東平度人

山東省立劇院南虹藝專

經歷／

話劇隊長、軍職、記者、演員、編輯

現職／

寫作

作品／

磨刀集

馬上弄筆話宮闈

黛郎自選集

雜文、短篇小說散見各報，散文尚待

結集。



大菩提嶺

舞台劇劇本佳作

戴燕羌

南宋某年的杭州，宗室岐王趙梓，發現護院武師李九郎與侍妾麗娘有染，憤而捉姦；李為自衛，誤弒主人，遂夤夜携情婦逃亡。年餘後，他們在閩北亂山中落脚開店，實則劫殺單身旅客；麗娘固已食髓知味，九郎則心每有不忍，悔恨交迸，遂與麗娘不睦。其次麗娘又因貪而劫財害命時，李忍無可忍乃殺麗娘浪跡天涯。時光荏苒，二十年後九郎已削髮，法號壯悔。為贖紙主罪孽，他發願鑿通大菩提嶺，使出山十日縮為一天行程。當完工在望時，趙梓獨生子趙恂出現報仇，却被義工鄉民力阻。旋經約定，山洞鑿通之日，即趙恂報仇之時。趙為及早殺仇，乃助他開鑿。趙本欲毀約暗殺，又恐此舉助其早登大梵天；矛盾杆格，天人交戰，然年餘日夜共處，報復之念漸泯。壯悔贖罪志堅，視死如歸，山洞於子夜貫通之時，趙李兩人抱頭嚎啕，血仇已昇華為寬恕矣。

人物：

趙梓：他是南宋高宗的宗室，瀟灑儒雅，神存富貴，雖然蓄著稀疏的三綰鬚鬚，實際上不過四十多歲。

趙恂：趙梓的獨子，在第一幕中約四五歲；在第三幕中約莫二十六、七歲。

李九郎：在第一幕是趙府的護院武師；第二幕他開黑店，謀財害命；在第三幕業已出家，離此是非場，法名上壯下悔——

——壯悔和尚。

麗娘：在第一幕是趙梓的侍妾；第二幕是李九郎的情婦，她貪婪無厭，嗜財若命，卒以身殉。朝山進香的青年夫婦。

馬販子丁小乙。

石匠、鄉民、農婦、村姑、負販、和尚、男女兒童、閒雜人等。

時間：

南京高宗建炎四年（公元一一三〇年）至高宗紹興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一五三年）發生的事情。

背景：

第一幕——南宋首都銷金窩臨安（杭州）。

第二幕——福建亂山中。

第三幕——撈刀河畔的大菩提嶺下。

第一幕

幕啟前——

輕挑慢撚的檀板金琶，顫抖著搖曳情感的女聲，曼唱著柳永的《雨霖鈴》：

寒蟬淒切，

對長亭晚，

驟雨初歇。

都門悵飲無緒，

正留戀處，

蘭舟催發。

執手相看淚眼，

正無語凝咽。

念去去千里煙波，

暮靄沈沈楚天濶。

多情自古傷離別，

更那堪冷落清秋節。

今宵酒醒何處？

楊柳岸，

曉風殘月。

此去經年，
應是良辰好景虛設，
便縱有千種風情，
更與何人說！？

（幕啟的當兒）

建安四年初秋的夜晚，明夜未央，疏星隱約，月光如水，西湖波光粼粼，三潭光暈熒熒，保叔塔塔影如筆，湖面還有遊移的燈船，笙歌細細，不愧是人間天上。

前廳（幕後）有鬪笑，鶯聲燕語，猜拳行令聲。

這是西湖邊上，趙梓的宅邸後園，左邊的短垣上可以望見稍遠的夏廳，簷馬在晚風中叮嚀、叮嚀、叮嚀……園中砌著醜、皺、透、漏的太湖石，廂房三間繞著迴廊，右、中兩間關著，左面一間裡，架上披著甲冑盔鎧，還有小几、掬肘、茶具、四摺汴京津橋圖的屏風，顯然屏風後面有門。

幕啟後——

正是一曲甫罷，萬種風情的麗娘，向李九郎煽情之時。

麗娘：（以下簡稱麗）「此去經年，應是良辰好景虛設，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」！九郎，你說呀，到底兒拿定了主意沒有？（看了一下週遭）這個鬼王府，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！九郎，別猶豫了，我們今天晚上就走——

——我連東西都收拾了，九郎——

李九郎：（以下簡稱李）我——

麗：你怎麼啦？虧你還是位武師哩，怎麼婆婆媽媽的了，快走呀！

李：（矛盾）我不能這麼做。

麗：為什麼？

李：我不能對不起王爺——

麗：那就能對不起我？

李：不，王爺他——

麗：他怎麼樣？

李：他待我不薄。

麗：那我待你不厚嗎？我把甚麼都給你了？（幽怨）還要我怎麼樣？人家是一心一意地打算跟你白頭到老的，沒想到你得了便宜就變了心……我……我……（欲哭）

李：（慌了手脚，急忙擁著她，示意她勿哭）麗娘，妳不要哭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只是說——

他話聲未完，幕後響起一聲怒喝：「李九郎——」

趙梓的聲音：（以下簡稱趙，他正暴怒）畜生，混帳東西，不殺你，就不是岐王趙——梓——

「嗆啞」——拔劍出鞘聲！

場上二人驚得立即分開，麗娘機警，在趙梓甫登場之上，即閃至屏風後躲避——

趙梓執劍衝了出來——

李：（失措）王爺——

臉色蒼白的趙梓揮劍，要將李九郎刺殺，李九郎藉廊柱掩護自己，竭力逃命，一道銀弧，却未中的，劍尖抹掉一盞風燈，登時燃燒起來。

麗娘從屏風後一探頭，迅即掩藏，她像要從後園門逃走似的。

李：（生死關頭，聲音顫抖）老爺，饒命，老爺饒命！李、九、九郎不敢啦！老爺，饒了我吧……

李九郎在惶急中閃躲逃生，但後園的矮垣並不能屏障他，反而會使他掉下湖裡，於是他繞過太湖石，又竄回廊下，繼續藉著廊柱閃避。

趙：（狠心，沉痛）你竟敢勾引麗娘，她是你的主母呀！要我饒你的狗命，忘恩負義的東西，你還是護院嗎？你呀，是在毀我的家！

李：冤枉，冤枉啦，是麗娘她——

趙：誰冤枉你？本王都親眼看到了！

趙撲上前，邀開廊柱刺去，李向右閃，趙縮劍疾向右劈，李朝左閃躲。

趙：狼心狗肺的東西！

李饒著迴廊逃命，他被追急了，衝到庭園裡，兜了一個圈子，後園門鎖著，命在須臾，無法破門，因此他在閃門劍光下衝過趙的身邊，正要從迴廊轉角處的邊門衝去時，他碰倒左廂房門口的燭台，他就平抄起它來。

李：哎——

求生的本能，使李掄起半人高的燭台揮舞著，蠟燭滅了，月光照著後園，景色朦朧，流螢閃爍。

趙：（叱喝）畜生，你敢抗上打主人？反了、反了！

趙更暴烈地劈、刺、削、挑、砍，攻勢凌厲，惡鬥開始，鬥了幾個回合，李被逼急了，非常危險，趙運劍傷及李的髮際，血流滿面！

李：（捂額）哎喲！

李現出決死的神色，作困獸鬥，他兇猛地反擊，把燭台向趙擲去，正中趙胸，趙重心不穩，身體搖晃——
在這一隙，「嗆」！李拔出腰間尺半短刀橫鏖過去，由於用力過猛，失去平衡，一腿跪下；趙兜頭便砍，李就地一

滾，挺身刺中趙脇，趙狂叫倒地！

李抽刀，噴他一臉的血，他喪魂落魄地半跪著，呻吟著，慢慢地站起來，看見他主人在地上抽搐，他在鞋底上抹淨短刀，收刀入鞘。

左廂房屏風摺上一片，麗娘出現了，她臉色蒼白，身體微微抖，却竭力壓抑著心裡的恐慌。

李：（嘶聲）麗——娘……

麗娘：（以下簡稱麗）我的天吶，這怎麼得了喲！剛才我直耽心，他殺死了你，就輪到我了。本來打算一走了之的，可是見你危急，我怎能忍心撇下你呢？你幸好撿回一條命，可是，咱倆該怎麼辦呢！九郎，趁他們在前廳吃喝，鬥蚰蚰，沒有發現以前，我們趕快，收拾細軟逃走吧！

李：（茫然）唉！麗娘，我現在作出殺主的忤逆事啦！天理、國法、人情，罪不可逭，決無生理，說不定會凌遲碎割——

——麗娘——

麗：（不顧）別囉嗦了，我去拿東西，你也把手上血擦一下，快！

李：（喃喃地）唉，殺死主人，他是大宗宗室，當今官家的堂弟岐王呀，怎麼得了？怎麼辦喲！

麗：你這不是存心，是誤殺呀，怕甚麼，事已至此，還在乎甚麼？趕緊準備走吧！

李被麗操縱，竄進左廂房內，翻箱倒篋，牆上留下他的血手印。

前廳傳出蘇東坡的「水調歌頭」，女聲在曼唱：

明月幾時有？

把酒問青天；

不知天上宮闕，

今夕是何年？

我欲乘風歸去，

猶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！

起舞弄清影，

何似在人間，

……

麗娘走進右和中廂房，又竄進左廂房，旋即提出兩個大包袱出來。李跟在她的後面。

麗：有多少銀子？

李：（低聲）四包，八十兩。

麗：不夠盤纏呀，再找找吧。

李又迅速進左廂房搜索，一無所得，掉頭看見那戰甲，他用力把那駿貌護心鏡扳下來，掂一掂。
李：純金的，怕有一斤多重吧！

麗：（奪過來塞到懷裡）差不多，夠了。（忽然看見趙的屍體）王爺啊，我也侍候您兩年多，請受我拜別吧！
李和麗跪下三叩首後起身。

李：（接過一個包袱）唉……

麗：別耽擱了，上路吧。後門鑰匙——

李：職司所在，從不離身。

麗：快開門，月光更明亮了——咦？是甚麼聲音？

當李開鎖拔門槓時——

乳娘的歌聲：

月光光喲，

照錢塘喔，

臨安有個好兒郎喲，

兒郎本姓趙呀，

生來白又胖吶，

兒郎兒郎快睡吧，

長大上學讀文章啦，

唔……：喔……：喔……：唔……：唔……

李：唉，這是未來的王爺趙恂小王爺啊！

麗：（拉著李手）那小兎崽子，管他，我們走！

兩人開後園門，上船逃走了。

在乳娘和小男孩歌聲中，大幕緩緩降下。【落幕】

第二幕

第一場

人物：李九郎、麗娘、丁小乙，青年夫婦。

時間：距第一幕三年後。

背景：在福建亂山中古道旁，李九郎和麗娘開的兼賣茶的飯舖。

這是一棟茅草蓋頂的店面，屋基高出地面，簷下掛著成串的紅辣椒、魚乾，有三層石階，拾級而上就是店堂，左首半邊的牆上，是通往廚房、內室的門，被直角型的櫃檯，櫃檯上擺著功夫茶具，豆乾，碗、筷、碟、盤、杯、匙、刀、砧、野味；在右邊擺著兩張方桌，八條長凳，牆根下是一列酒罈，店外屋基上，有坐著冒蒸氣的水壺的旺爐，炭箕，店門口掛著「陸羽遺香，隨意小吃」，招牌在風裡轉動。背景是杉樹林，一株老榕樹覆蓋屋上，枝頭展開新葉。

在鳥聲啾啾中幕啟：

馬拴在榕樹上，馬販丁小乙坐在門口，一隻腳擱在長凳頭，他喝了一小杯茶。

丁小乙：（以下簡稱丁）我說頭家，（內無反應），頭家呀，頭——家——的娘——

麗：（在內）有話就說，有屁快放？

丁：（啐）說話客氣點好吧。賒賬歸賒賬，做生意歸做生意，對不對？再說嘛，欠得了日子，少不了你的錢。我趁著這春天的旺季，一定攢錢，還清了事。你就別再吊起來賣吧，再賒一斤紅糟酒，一盤白切肉，一隻雞腿，一碗燕丸湯

麗娘在內室，根本不理。

丁：（尷尬）妳這是「棒槌灌米湯」：寸水不入呀？！我不過欠妳一兩三錢銀子，這一次把牲口銀子收來，最遲三、四

天吧，攏總都還給妳。

麗：（在內）嘴巴兩片皮，三、四天，你許了幾個三、四天啦，有了錢就去賭去嫖，老娘是將本求利，還厚起臉

賒賬，哼，門都沒有！

丁：（苦著臉，又喝一杯茶）噯噯噯，好像是真的——你倆口子，吃了老虎心豹子膽，仗誰撐腰，敢在大天白日下混，嗯？！我丁小乙可不糊塗，眼睛裡揉不進沙子，我呀，我可記得清清楚楚的：在前年媽祖聖誕那天，距離這兒十

里外出了一件命案。當時我正打那兒經過，下馬一看，死人約莫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，好不可憐，死屍光著上身，趴在地上，路邊有一隻旱煙管，繫著綉蘭花的煙荷包，還有紙媒筒、火鏟、火石，這好惹眼啊！所以斷定不是那老頭兒的。我再仔細地端詳，又聞著福建皮絲煙的味道，我覺得先前在哪兒見過它！再看那光滑的茶褐色煙管（停頓），嘖嘖，的確是見過的。這原來是臨安「芝蘭齋」的細工貨，在兵荒馬亂的這一帶，是很少見到的。

麗：（仍未露面）哼哼，剛給你一點顏色，你就要開染坊吶；怎麼！喝茶喝醉了？！你有紅嘴白牙，老娘我可不是省油的燈，我也會敞開講：有一個月的一天，準確的日子可記不得了，總之是在去年的夏天，朝山進香的人最多的時候。香客們撐著傘，有的用芭蕉葉遮陰，有的拄著拐杖，不斷地打從這兒經過。有一天晚上，有個十六、七歲的小娘子哭著跑過去，我便攔住她，把她留下來，當我和我男人問明原委後，使人大吃一驚，原來那小娘子進山時，遇著一個騎馬的人，他跳下馬來，滿口酒氣，把她毒打了一頓，並且把她的銀錢和首飾全給搶去了。那個騎馬的人，缺一顆門牙，據說他的濃眉，像兩條毛蟲——

丁：（厭惡地）嘿，你說得比唱得還好聽，反正我也不是啞巴，那個落難的小娘子——噢，是誰假冒偽善，把她拐賣到漳州的天子裡，花名叫「小水仙」——

麗：（在內）我可不吃你這一套，要喝酒，付現錢。丁小乙，是你父母沒有把你教好，你聽過這句話沒有：「狐被逮著，狸也逃不掉！」我也常在想，要是誰給抓進大牢，他總會咬出一個人來墊背的。我可不是說著玩嘍，丁小乙！

丁：（抹嘴起身）妳吓唬誰？！我如果栽了，你倆口子就得殺頭！

麗：（抹桌子）三文制錢，還少一文。

丁：（補一文錢，厭惡地）好難纏的婆娘！

麗：（沒好氣）哼，已經已時了，這才起牀，真好福氣啊。喂，要是不再動腦筋，咱倆就要喝西北風啦。

李：（沉鬱地看著她）天兒這樣暖和，春天啊春天……

麗：（裝煙，吸著）春天，就能曬飽肚皮，不吃不喝了嗎？去年秋天撈到五十兩銀子，冬天裡鬼都不上門，坐吃山空，只剩下幾個錢了；我說當——家的——

李：（垂頭）我何嘗不著急；人要是吃、喝、拉、撒該多好！做生意的血本，絕不能挪用的；唉，這一向沒精打彩，

甚麼事都提不起勁兒，總是懶洋洋地。

麗：（不耐煩）夭壽啊，活死人，你就只會「周瑜進當舖」——窮嘟嘟；你要不再宰幾腔肥羊，往後的日子怎麼過叻？

李：煙管給我。

麗娘抹抹煙咀遞給他，他咂吧著。

一對青年夫婦，揹著包袱、雨傘，朝野店而來。

丈夫：（以下簡稱夫）走累了嗎？

妻：還好。

夫：這兒賣茶，我們歇息一會兒吧。

麗娘笑臉迎客。

麗：裡邊，請坐。

夫：全是上山路，真累嘍。

麗娘端來茶盤、小壺、小杯、花生、沏茶。

麗：可不是嗎。這是武夷山鐵觀音。不過，出門趕路，倒有訣竅，那就是：「上山你莫掙，下山你莫頓，平路慢慢走，越走越有勁。」

夫：我們走過的山路，都非常險峻，晴天還好，落雨可就糟了；還要走多久，才上陽關大道啊？

麗：前面有指路碑。（指點）喏，從前面下坡，繞過水塘，翻過那座山，從那山縫間，可以看到平地的魚塘，稻田；在這兒是看不見的。

夫：從這兒去怕有十幾里路吧？

麗：出了山，那兩排松樹的中間就是去蒲田的官道，遠遠的黃瓦屋頂，就是驛站旁邊的寧國寺了。

夫：那就不止十里嘍——

李：（搭碴）日落前就會趕到的。兩位歇歇，別急著趕路，小店裡有炊餅、麵條、滷菜、小菜，可以裹腹，不管你到驛站投宿，第二天可以催馬上路。

麗：那裡的篋子挺有名。

夫：是呀，順便買幾隻吧，居家時用得著的，篋子是黃楊木和竹子做的，手工精緻，光滑得絕緣不會扯頭髮。

青年夫婦飲茶剝花生。

婦人不時地瞟李九郎，然九郎內心不安。

麗：兩位是何方人氏？

妻：中原汴京。

夫：屬開封府，是跟隨朝廷到行都臨安的，我們想去福州訪友，倘若天氣好，我們就從泉州搭船回臨安。

麗：（投石問路）兩位一定花了不少的錢嘍！（稍頓）既然出遠門走長路，怎麼不帶個人隨行呢？

夫：噢。本來帶著男僕的，但他水土不服，在龍泉病倒了；花錢僱人嘛，不僅不划算，而且也不放心，所以他就留在客棧養病，病好了逕自回臨安行在。

麗：其實呢，沒帶個人，倒反正方便些。

夫：（看妻，一笑）上路吧，怎麼樣？

麗：再歇一會兒吧，太陽這樣大，剝掉衣裳，都會流汗的！

夫：（掏錢）多少茶資？

麗：還有一盤長生果，一共四文。謝謝。

夫：早到驛站，早點休息。叨擾了，喏，錢夠不夠？

麗：還有多呢，多謝，多謝。走好，一路平安。

李九郎也起身。

青年夫婦揹上包袱，手牽手走了。

麗娘目送他倆好一會兒。

李九郎精神恍惚地吸著煙，「嗶」地一聲，磕掉煙灰，又在煙鍋裡填煙絲。

麗娘好像想起了甚麼，匆匆進內室，拿出一薰魚皮鞘短刀，交給李九郎。

麗：（用鞘拍他的肩）喏！

李：（翻白眼）這？妳想怎的？！

麗：（冷酷地）別裝蒜種。有生意啦，現現成成的生意，是不是？白眼狼？！

李九郎陡地起身，像被逼似的。

李：（厭惡什麼？）要殺那小倆口呀，妳的良心何在？

李：老娘入廁方便，早就掉在茅坑裡了。哼！沒良心的是你啊！剛才我設法要他倆多留一會兒，你倒像老太爺似的，吧

噦吧噦地只管抽煙，低著頭和「鳥」算賬。喂，楞著幹嘛？還不追上去！

李：（天人交戰，猶豫）這，這我不成。小口倆那樣年輕，要結束他倆的性命，我，我——實在不忍心下手啊！

麗：（啐）你呀，死心眼兒！對老年人不忍心，對小孩硬不起心腸，對那小倆口也不忍下手，真是：「老虎吃素」；硬

充善人！想想吧，我在岐王府侍候趙老爺，日子過得好舒服啲；你百般勾引，才跟著你這個殺胚——逆倫的兇手，逃到這兒，隱姓埋名，已經三年了……

李九郎楞在那兒。

麗：還要我對你怎麼樣？女人五年是一世，一轉眼就會老的；除了一日三餐之外，使我過活得更好，更舒適、更愜意，這不算過份的要求吧？！

李：（微志）哼，我在趙王爺府邸作護院武師，本是他的家臣，只要盡忠職守，將來總有一官半職，也好光宗耀祖，改換門庭；不知怎的，竟被妳給迷惑了，可怕啊，像一場惡夢一樣，使我殺主的，究竟是誰？！

麗：（皮笑肉不笑）虧你說得出口，嘴裡果然沒有象牙肉。冤家，心肝寶貝，戳穿地皮見閻王，是我迷你，我簡直賤得發霉了，一隻巴掌拍不響呀，我瞎了眼，擔驚受怕，竟跟你到這兒來。好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你曾用這把短刀殺死趙王爺啊！沒錯吧？！你縱然不殺那倆口子，也不會減輕罪孽的。（略予慰藉）何況，也用不著結果他倆的性命呀；看那個小伙子，準是大戶人家的膏粱子弟，所以你只消嚇唬嚇唬，他準會把銀子獻出來；我嘛，要那個女人的包袱，她打扮得挺標緻；她包袱裡的裙裾衣衫，就像是為我做的一樣，多麼的細柔軟滑。

李：（吸氣，接刀）妳是從地獄裡逃出來的，披著人皮的女羅剎！

李九郎把短刀插在腰間。旋覺不妥，改插衣內。

麗：（佯嘆）喲，又要脾氣罵人，我可不會和你計較，「打是心疼罵是愛」嘛，乖，快去！

李：妳怎麼不去？！

麗：我得看店呀，晚上還要侍候你。

李：妳是笑面虎，專用軟刀子殺人！麗娘，除了謀財害命，就沒有別的營生勾當了嗎？

麗：（拊李背，嬉笑）乖，老公，別耍脾氣——

李：拿酒來，冷的也好。

麗：冷酒傷肝！回來慢慢喝吧，待一會兒就給你溫著。

李：甯溫，拿來！

麗娘沒精打彩地，從內室端出一盤肉，從櫃檯上取來酒具，在牆根的酒罈中，打了一小壺酒。

麗：喝一點也好，酒壯英雄膽。

李：我算甚麼英雄？狗熊！

他就著壺嘴咕嘟咕嘟地猛喝。

麗：你看你喝多少！

李：啊？好辣、好苦啊。

投壺盤中，疾步而出。

麗：（目送）這一票一定不少，至少會有百多兩銀子吧？（打個冷噤）怪了！大白天兒，怎麼冷颼颼的？！噢，太陽下

山了，該作晚飯嘍。回身在酒罈中搯酒，倒進酒壺中。風陣捲來遠寺的鐘聲。暗轉。

第二場

距二幕一場一個時辰：兩小時之後。

仍然是第一場場景，不過方位顛倒，乃通廚房的內室橫斷面，右面即是被櫃枱擋著的通內室的門，店門沒關，從內室可以看見店外的山路，第一場正面的牆，現在是無形的第四面牆，所以看得見無形牆牆根的酒罈，店堂中的方桌，長凳，以及內室裡的牀、箱、櫃、矮桌，躺椅。從酒罈前可通廚房。室內，有著間接的曖昧月光。

轉明。

一燈熒熒。

在光暈下，麗娘在抓「阮咸」（樂器），酥胸半露，含含糊糊地唱著「八聲甘州」：

對瀟瀟暮雨洒江天，一番洗清秋，

漸霜風淒緊，

關河冷落，

殘照當樓，

是處紅衰綠減，

冉冉物華休，

惟有長江水，

無語東流；

嘆年來踪跡，

何事苦淹留？！

想佳人——

「鐺」地一聲絃斷了！她把阮咸裝袋掛在牆上，百無聊奈地摸著煙管，咀朝下甩甩，填上煙絲，就著燈點燃，深深的吸著，磕掉煙灰，這才吐出氤氳的煙霧。

李九郎出現，膈肢窩挾著包袱，他向後張望，踱進店堂時，在方桌邊坐下來，把包袱放在桌上。

麗：（扔下煙管）是九郎嗎——

李：（沉重地搖頭）我作了孽啦啊，我追上他們了，原想吓吓他倆，沒想到那女人卻驚抓抓地叫起來了：（摹仿）「他是那個店裡的老闆呀！」

麗：那你是怎麼應付的？

李：我讓他們把東西留下來，他們抵死不肯。那小夥子還趁著我沒留神兒的時候，從包袱裡抽出一把刀來，要跟我拚命

麗：那他不是找死麼？

李：（沉重）嗯，本來我是不打算要他性命的，結果——（把一千財物推至麗娘面前——）喲——

麗：噢哈，真不賴；嘖嘖，這麼多！

李：看起來，那倆口子生怕錢財露白，所以他倆分開帶著。加上臨安官庫的「交子」（紙鈔），掂一掂，不少！算一算

麗：（把裕裕，裹肚和腰包裡的銀鈔倒在桌上）我來算算看：制錢四十文，一分錢二十塊，一兩針子二十錠，李九郎默默無聲。

麗：（起身，打開半捲的門）坐在那兒幹嗎？別發呆了，快進來，想不到你這樣麻利（快）！

李九郎一步步挨進來，把包袱放在短桌上。

麗娘別燈盞，多撥一根燈草，內室就更深晰了。

麗：（解開包袱）呔，這麼多呀！噯，都是湖縐、杭綢、蘇緞、蜀錦縫成的。沒有沾上血漬吧？一沾上血，不管質地

和樣式怎樣好，我也不敢穿了。噯，你定定心吧。酒，早就溫著啦，一面喝酒一面講給我聽？

李九郎眼睛直勾勾，默默落坐。

李：唉，唉我心裡憋得慌，好睏。

麗：嘿，又發楞了，是不是把他們殺了？殺了才不會有活口。五兩元寶四個，十金元寶兩個，交子官銀總共九百兩，制銀不算，合計九百二十六兩紋銀，從來就沒有弄到這樣多！銀子啊銀子，人吶，就是銀子做成的。（將一疊衣服匆匆翻過）真好啊，還有百摺裙、兜兜、深衣（內衣）、條紋的半臂、（忽然想起）噯，九哥、那些首飾呢？

李：（冷淡）首飾，甚麼首飾？

麗：那女人的頭面首飾呀！

李九郎不語，眼睛上翻。

麗：她那一身裝束打扮，在這條路上就從來沒有見過。

還有，她頭上的簪、笄、櫛、步搖、耳墜子，加上的條脫（釧）、指上的約指，都是值錢的東西；錯不了！李九郎按摩腦門，揉太陽穴。

麗：（佯身過去）噯噯，你們臭男人呀，就這樣粗心大意，那笄和櫛是真瑣瑣啊，準值個千少銀子！謀財害命不澈底，八成兒你看走了睛，真夠土！（大聲）我問你，那些值錢的首飾呢？

李：（厭惡地）在那個女人身上啊？

麗：你是說在那個女人的屍體上沒有卸下來？

李：我根本沒有殺她，我下不了手。

麗：你、你把她放走了？

李：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走。當時她看見她丈夫死了以後，人就突然跌掉了，居然跪在我的面前哭着求我——

麗：求你把她放了？

李：（慘哭）哈……她是求我把她也一刀殺了！因為她丈夫一死，她根本也不想活了，（痛苦）我——

麗：（怒）你就心軟了，把她放了，連那麼值錢的首飾也一齊不要了？是不是？你這個窩囊廢！

李：（怒）我不是窩囊廢，我是不忍心！

麗：那你就忍心把那些值錢的東西不要了，就忍心看看我受窮受苦，我就不配戴那些東西嗎？

李：那些東西本來是人家的！

麗：把她殺了不就是我的了嗎？

李：妳——

麗：哦，你是捨不得殺？那是個年輕的女人，你他媽的憐香惜玉，捨不得下手！

李：妳在胡說什麼？

麗：那為什麼你下不了手？男的都殺了，還留著女的幹什麼？你要留著活口讓她去投案？好讓官府來抓我們？

李：官府來抓我就去抵罪！

麗：你喫的幻草灰，放的輕巧屁，你抵罪我還不願意哩！九哥——

李：唔：

麗：你就再辛苦一趟，把那個女人解決了，替我把那些首飾弄回來，以後我就聽你的，咱們就金盆洗手，從此不做這勾當了。好嗎？

李：不，我不去，說什麼也不殺人了！

麗：（噯呀）好，你不去我去，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那個小娘兒們！

李：麗娘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：

麗：哼上門的財神跑了，煮熟的鴨子飛了，我要饒了她我這輩子就甯做人了！她說着抄起一根齊眉棍——

麗：你不去？

李：我求求妳，都不要去了。

他搶她的棍子，却被她狠狠推倒，正要外出的時却愣住了。那個年輕的婦人，披頭散髮、目光呆滯，捧着她丈夫的
血衣，幽幽進來了——

妻：還我的丈夫來——還我的丈夫來——

麗：（恢復冷靜）九哥，你看到沒有，她頭上那些首飾多好看快去幫我弄下來，快——

妻：（幽幽地）還我的丈夫來——還我的丈夫來——

李不敢正視她，嘆息一聲，羞愧退至裡屋去。

妻：還我丈夫來，還我丈夫來——

麗：（利慾薰心）好，把你頭上那些首飾都摘下來，我就還你丈夫！

妻：好，我都給你，我只要丈夫，什麼都可以給你！

妻將頭上的首飾，一件件摘下來拋出去，麗就一件件跟着撿，直到妻頭上什麼都沒有了。

妻：（幽幽地）好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把丈夫還給——

妻之話語未完，即被麗以齊眉棍迎頭一棍，慘叫一聲痛極而亡。

李聞聲趕出時，妻已倒斃在地下了。

李：（切齒）妳不是人啊？

麗：（捧着那些珠寶，大樂——）九哥，我這回才真是發了財啦，你瞧，這、多好看、多珍貴呀？

李怒不可遏，以那柄短刀，猛然刺中她要害——

麗：啊！救命啊！

她要逃，被李九郎又一刀，終於結束了性命——

丁小乙聞聲而至，大駭——

丁：李大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李：不要多問，這兒有一包銀子，勞駕你把她們後事料理料理，往後這個小茶館就歸你了！

丁：歸我？

李：可只准規規矩矩做生意，倘有半點欺心，我也饒不了你！

丁：小的不敢，那、李大哥您呢？

李：（長嘆一聲）唉……我罪深孽重、死有餘辜，從今以後祇要一息尚存、就都是懺悔的日子！（猛然跪下，淚隨聲迸

）天地神靈共鑒啊！（大慟……）

幕急落。

第二幕

第一場

昔人莽莽荒丘裡，往事紛紛朽簡中，現在距第二幕已是二十多年後了，是為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（公元一一五三年）的濃綠春天，春風醉人，雜花生樹，教人心曠神怡，渾身是勁。

背景：

在廣西十萬大山叢中的大菩提嶺，一道湍瀧，飛珠濺玉，右首懸崖是山洞的入口，有一長著苔蘚的摩崖鵝「大菩提嶺」四字行書如走龍蛇，隱隱約約地，傳出哼、嘿和叮叮的鑿石敲打之聲，懸崖洞口的上方是橫過湍瀧啣接棧道的吊橋，橋的上空，有棵倒掛松，大自然就這樣仁慈，崖壁上的松樹，也會低下頭來吸收水蒸氣。

棧道咬著的吊橋，陰楞楞地橫在急瀧上，它是憑藉幾條粗如兒臂的巨纜張引力繃牢的，但卻顯得不大平穩，搖搖扣提的。

就在松濤聲、湍流聲中，透出隱隱的吟唱聲：

山外青山樓外樓，

西湖歌舞幾時休？

暖風薰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……

幕啟：

策杖的老鄉紳，賣童玩的女人，胸前捧分香神祇的漢子，牽馬的鄉民，抱小羔羊的少年，搖搖擺擺地先後走過吊橋，不約而同地在洞前休息，鄉民拴馬，婦人放下貨籃，少年給羔羊喝水，老鄉紳坐在石頭上。

老鄉紳：（吐口氣，以下簡稱老）每年這個時候，我就去看我的外孫子、外孫女——

鄉民甲：（以下簡稱甲）您老人家，偌大年紀，怎麼不坐肩輿呢？

老：（以杖叩地）噯，農忙，佃戶不得閒，還是走路的好，活動活動筋骨，就比在家納福還自在。祇不過那座吊橋太——

女人：（以下簡稱女）我家就住在附近，因為在山上種木耳香菇，每天要過兩趟橋，倒不覺得怎麼樣，當有風颭時，吊橋搖擺得厲害，哎喲，怪嚇人的！

鄉民乙：（以下簡稱民乙）我呀（指馬），就怕牠一打滑，連人帶馬掉下去！

婦人：（問乙，以下簡稱婦）喂，你真得當心囉！去年括大風、下黃沙，我的貨籃給捲走了，古厝村的老劉和他的豬掉下山洞，連屍首都沒有撈著！

民乙：（戲謔）倘若和你七嫂死在一塊兒，那才有意思呢！

婦：（啐）你去死吧！爛嚼舌根子，我要告訴你的婆娘！

洞口，兩個石工挑著大石塊出來。

鄉民丙：（以下簡稱民丙）喂，你們辛辛苦苦鑿山打洞，要多久才能打通呀？

石工一：（以下簡稱工一，放下石頭，坐在上面；石工二也放下歇肩）和我剛來的時候差不多，這種大工程是急不得的，我們打鑿的是大磐石；喏，最小的也有洗臉盆那樣大，天天鑿呀、敲呀，一年半載的，最多可以鑿開十間房子那樣長。

鄉民丙：（以下簡稱丙）怎麼這樣慢？當初，我想：像在針孔裡看太陽，根本辦不到的。但是，壯悔大師那樣辛苦，那樣不計艱難，實在教人佩服！從前這一帶的人，都管他叫「痴和尚」呀、「瘋子」呀、「騙子」呀、「賤骨頭」呀！我在小的時候，曾經在他的背後扔甘蔗頭呢！可是現在，對他那種吃苦耐勞的德行，大家都打從心裡佩服他，尊敬他。打去年春天，知縣大人嘉獎過他之後，幫助他開山洞的人就增加了一倍多！

石工二：（以下簡稱工二，回顧洞內）這件大工程，現在已經做到八成兒，倘若能再添些人手，大家齊心努力，很快就完工啦。近幾個月以來，壯悔大師已經分不出日夜，差不多每天都睡不著！

老：（合什）佛陀保佑，唯願我能親眼看到山洞貫通。這是我的心願。

鄉民丁：（以下簡稱民丁）這一帶的鄉親父老，都伸著脖子盼望。我呢，等到插了秧以後，也要來幫忙；壯悔大師那樣的勞累，我想誰也過意不去吧！

幾個鄉民從右邊出現。

鄉民戊：（以下簡稱民戊，走到山洞入口處傾聽）呔，好深啊！兩年多前，在洞口還可以聽到打石頭的聲音；現在可聽不見了。

鄉民己：（以下簡稱民己）快了。我已和臨村的阿塗打過賭，我說一年半載就可以完工啦；這樣看來，我贏定了！

民丁：人家壯悔大師不眠不休，帶著頭在趕工，你還好意思和人打賭！你就少打歪主意吧！

民戊：（感嘆）壯悔大師常說：他要一直做到他的罪孽消滅才罷休。他的宏願沒實現前，他不薙髮、剃鬚鬚！卻沒有留手足指甲，是為了要日以繼夜，做工的原故。他的宏願，是給地方上造福啊！

民甲：消滅甚麼罪孽，才幹這種了不起的事呢？他是出於濟渡眾生的本願。那天我有空閒，也要來幫忙——

民乙：得、得、得！你年年都說要來幫忙，來幫忙，要嘴皮子，光說不練。

民戊：你還不是「狗掀簾子」：全仗一張嘴！

鄉民們正在鬥嘴時，趙恂從左首出現了，長相和其父彷彿，他一身黑色勁裝，揹著長劍，一身風塵，看見洞口時，他有點興奮，又畧為掃視周圍的地形，他看見吊橋，又回身探望石洞，引起鄉民們的注意。

趙恂：（以下簡稱恂）各位好，請問一聲：聽說在這個洞中，有個法號壯悔的出家人，可是真的？

不錯。

對。

眾：有什麼事嗎？

誰都知道。

問他幹嘛？

恂：是他！再請教一下，他現在有多大年紀？

工一：（狐疑地看恂）壯悔大師約模五十開外，再過幾年就六十大壽了。

恂：（沉靜地）聽說他是中原人氏？

工二：他說「出家不言家」，不過他有時給我們講汴梁城的熱鬧繁華，龍樓鳳閣，津橋，勾欄，還有大相國寺，現在已被金人佔據了！

被金人佔據了！

老：（沉重嘆息）唉！二聖蒙塵五國城，岳元帥也被害死了；「靖康恥，猶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時滅？」說甚麼「踏破賀蘭山闕」！都成了一場夢；去年我經過臨安，那兒仍然是紙醉金迷，歌舞昇平……那裡是「迎二聖回京闕，收失地上版圖」的氣象！

恂：他年輕的時候，是不是在臨安做事，聽說過沒有？

老鄉紳微微搖頭。

工二：著哇！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」，有一回他講西湖的景緻給我們聽，還有葛嶺、城隍山、南屏山、雷峰塔、保叔

塔、蘇堤、靈隱寺、淨慈寺……

恂：（漸漸緊張）承教，多謝。這個山洞，只有一個出入口嚮？

民甲：是呀。為要把這八十里大山打通，大師才這樣做苦工，兩個手掌起掌子，結著厚厚的繭！

恂：開鑿了幾里路？

工二：你問這個幹嘛？

恂：（沉思稍頃）我要謁見大師。

他準備朝洞裡去——

工一：等一等！在這大菩提嶺一帶，誰都知道：外地來的陌生人，最好別貿然進洞去，洞裡到處都是光稜稜的石頭，窟

隆也很多！

恂：那麼，可否請你們轉告他，臨安趙家有人專程來尋訪，因為我有重要的事情！

工二：好。我這就去。

他進山洞時，回頭看趙恂。

民乙：你可是壯悔大師的親友？我們這大菩薩嶺的鄉民，都蒙大師感化，所以對你也得表示（拱手）敬意。

老：（走過去）壯悔大師的慈悲大願，也許沒有名揚四海吧。然而，大菩提嶺上、下、前、後、左、右、六、七個鄉的

鄉民，都像拜活佛的一樣尊敬他（對趙恂領首，又看眾人）。這位壯士既然是大師的故舊，這也是有緣，就請到舍

下盤桓幾天吧——

趙恂有些惶惑，拱手又搖手。

恂：（囁嚅）這、這？素昧平生，怎敢打擾！

老：你該不會是他的少君吧？或者，他是你的長輩？我們都會歡迎你。呃，你是怎麼找到這兒來的？

恂：我是習武，所以遊歷各地，主要是多所觀摩，切磋；所謂「弱水三千，吾祇取飲一瓢」，只是虔心領畧，並非好勇

鬥狠。約莫在半個月前，我在入山山口的村子裡躲颱風，有一天，聽見一位貴鄉農民在打尖，無意間談起大師的；

所以趕了十幾天崎嶇山路，才找到這兒。

老：難得呀難得。

民二：到今年已經二十年了！（仰望）喏，山頂上那棵兩人合抱不交的枯菩提樹，忽然長出新枝極了！菩提樹啊，你有

兩百多歲了，我在你的粗枝上捕過蟬，掏過鳥蛋，睡過覺，摘過菩提子……大師在這兒二十年啦，他一心一意地

開鑿山洞。據他說：他是為了要贖年輕時的重大罪孽。近來，每天晚上，他仍然在嗨啣、嘿啣打打石頭呢。

恂：（明白一半）自贖罪孽麼？可是我卻知道：他是殺死主人的叛徒。（冷笑）罪孽難消！

老：是嗎？有一首佛曲，我還記得：

昔日螳螂去捕蟬，

恰有黃雀在樹尖，

黃雀忽被弓彈打，

射彈之人被虎餐，

猛虎掉在枯井內，

枯井卻被黃泥填，

黃泥上面生青草，

青草又被牛兒餐，

牛兒吃飽拖出欄，

屠刀破來真慘然！

看來一報還一報，

仇報仇來冤報冤，

奉勸世人要看淡，

退後一步天地寬。

壯士，這樣冤冤相報，怎麼得了！難道壯悔大師為這裡七個鄉積下的二十年功德，還不能消除他的罪孽嗎！？

恂：（咬牙切齒）種下罪因，必得惡果！能不能消除，等一會兒就見分曉了！

眾人緊張、懷疑、低語。

石工工頭和兩個石工攙着壯悔雙手走出洞來。

趙恂右手反握劍柄。

壯悔銷盡英銳，瘦骨嶙峋，雙膝以下尤為瘦削，他那身破爛的袈裟，顯示出他是個苦行僧，他鬍鬚鬕髯，披散長髮，又像是個頭陀，他難以適應洞外的強光，顯得目眩。

眾人見壯悔，合什躬身行禮。

工二：（扶壯悔）大師，走好。

壯悔：（以下簡稱壯，以手摸索）他在哪兒？他在哪兒呀？

工二：喏，他就是，就在那邊！

壯：（彷彿看見趙的姿態）請教尊姓大名，老衲兩眼昏花，不管用了。

趙恂見仇人恁般衰弱，凌厲的神色鬆弛了。

恂：（冷冷地）你就是壯悔和尚麼！？

壯：（合什）老衲正是。足下是——

恂：（亢奮）不管你是真和尚假禿驢，改名壯悔什麼的，好像真的一樣。你能抵賴嗎？你可還記得：年輕時叫李九郎，在臨安謀殺了主人岐王趙梓，而拐帶女人逃走的事麼！？

壯：喔，喔。請教大名——

壯悔的語氣沉著而謙虛，這種語意顯示他深沉的懺悔之心，而且他的心得救了。

恂：你不會忘記的，我就是趙梓的獨生子趙恂！

壯：（潸然下淚）趙公子，你就是世襲罔替的王爺，我記得，記得的。那殺害令尊後逃跑的，並非別人，就是我壯悔。

恂：為了要殺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，我苦苦地找了十年，十年啦！我倆現在會面了，諒你插翅也難飛；今天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！

壯：（憶及前塵）累你千山萬水地尋找；公子，老衲十分不安！我只是想消滅自身的罪行，卻未料到累你辛苦奔波。啊，殺我吧！（已看清趙的輪廓）現在我已看清楚了，彷彿看見令尊大人一樣。難受啊，我好難受；噢，殺死我吧！你大概聽說過，這就是我壯悔要打通這座山洞來消滅一生的罪孽，現在已過了二十年的歲月，已經開闢九成了。壯悔就是現在領死，卻剩下一年的工程。唉、唉，請拔劍吧，我了無怨言，願在洞前身首異處！

趙恂「嗆」地一聲拔劍出鞘。

恂：（有點感動，但仍堅持決心）喔，你覺悟了麼？老實

說：縱然積了善果，惡報仍然是逃不掉的！你、你唵佛吧！

眾鄉民和石工們對於事件的急劇轉變，最初茫然地看着。繼而警覺壯悔有危險，一個石工跑到洞口喊叫。

工二：（大聲）喂——喂——大——家——都出來呀——

洞中的迴聲：喂——喂——大——家——都出來呀——都出來——

石工們持鐵鎚鐵鑿跑出來，見眼前景象大驚，他們圍個大圈子，圍住這復仇者；壯悔卻走到二十三年前的小主人趙恂身邊。

石工頭：（怒喝）你想對大師怎樣？！

趙恂仗劍轉了三百六十度，迴環地逼視眾人。

恂：（激烈地）這老和尚李九郎就是我的殺父仇人。今天好不容易找着他。你們、你們庇護大逆不道的弑主兇手，也會

受佛菩薩懲罰的！

石工頭：（傲然）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啊！你看，壯悔大師是超脫塵俗的出家人。而且不但是在這大菩提嶺，就是叢

山以外撈刀河一帶的村鎮，都把他當成捨身的活佛，我們怎能讓這樣的出家人斷送性命呢！

恂：（激動地）不要說，不要說了，說什麼超凡脫俗的出家人，謀殺主人，就是十惡不赦。如果你們誰敢阻攔我，我就

殺誰；如果你们都阻攔，我就把你們斬盡殺絕，不留活口！

趙恂憤怒揮劍，銀弧閃閃，眾人驚叫，在追殺中，眾人都舉鐵器抵擋，還擊！

眾鄉民紛紛撿石頭，準備擲擊！

壯：（身體顫抖）大家不要動手。倘若誰碰趙公子一下，壯悔的罪孽就更深重了。你們窮年累月地幫我開山鑿洞，如果還有這種情誼的話，那就讓壯悔在這裡領死好了。我很明白，自己是死有餘辜的。我要鑿通這座大山的本心，也就是我要對趙公子領死的本心啊！眼見得這個洞就要挖穿了；現在，死在這位孝子的劍下，在老衲說來，沒有甚麼事比這個更合我心意的了。大家千萬別動手啊！

石工工頭：（一楞，搔首）我們鄉下人都曉得：一個人身難再，每一個人只能活一次呀！所以我們不吃牛肉，下田怕踩死蚯蚓，走路不踏螞蟻，大師——

壯：（低眉合什）善哉、善哉，一點不忍之心，照亮了三千界！

石工工頭：（繼續說）就是為了這個！您想：我們能眼睜睜看着你死嗎？！

壯：（吁氣）倘若各位不願意在這兒看見老衲身首異處，那你們趕快進山洞工作去吧，那怕鑿下一小塊石頭，也是功德無量的，這就比我授首前唸佛，還更為歡喜吶！愛愛，你們快回去工作吧！

工二：這不行，倘若你死了，這件宏大的工程不知會變成甚麼樣子！因為您老人家不眠不休的精神感召，所以我們日夜加班地幹，誓必要鑿通這座大菩提嶺。如果您老人家一死，豈不是功虧一簣了嗎！

對！

對呀！

石工們：大師，使不得啊！

您何必——

大師啊，您不是說人只能活一次嗎？！

民乙：對啊，對啊！使我們期盼了二十年的大工程，豈不是變成空歡喜嚟？壯悔大師，你——（轉求）趙公子——

恂：我早就鐵了心，誰來攔我，我就殺誰！

壯：（顫慄）各位，你們是想我下活地獄嚟？！為了壯悔一身的罪孽，而遷怒孝心彌堅的趙公子，甚至要傷害他？！如果誰

扔石子打中他，那就請看吧！壯悔就要咬斷舌頭，在各位面前自了！

石工們和鄉民們停止扔石頭。趙恂朝壯悔刺去，被一長柄鐵鎚架開，他連續追殺，石工鄉民拚命抵抗，保護壯悔。

在一對峙的間歇，老鄉紳從人群中擠出來，走到趙恂面前。

老：歇一會兒吧，趙公子，你的孝思是不錯的。石工們和鄉民們也沒有錯啊；呃，你靜一靜，聽我說。儘管你年富力強，劍術高超，你總得抵擋這麼多的人呀。況且，當你到了這裡的時候，在這一帶山上，河邊、田間，放牛的，割草的、伐木的，種菇的……他們會傳出風聲，附近的農民都會趕來保護壯悔大師的，這兒的鄉役地保，也不會側視不顧。饒你武藝如何高強，你總不能像楚霸王那樣，作萬人敵啊。請想想吧，趙公子！鑿通這個山洞，就不必再費十天走出山的山路，打從山洞出去，一天就行了；這是壯悔大師一生的宏願。近二十年的辛勞，已把他的健康耗損了。不論他本身有多大的罪孽，你難道就不能暫時通權達變，使他能親眼看見大功告成，然後再引頸就戮嚟？（指眾人）他們保護壯悔大師，就是為着他完成這件大工程啊。趙公子，我不要求你饒恕他，我只想求在這個山洞沒打通以前，請你讓他活着。你看，天地雖大，他卻沒有逃避之意，一旦山洞貫通了，如何了斷，悉聽尊便——好不好？

石工
鄉民們：對，很對。

老：（拱手）壯士，大家都這樣要求你，就請你暫時高抬貴手吧。倘若你願意等候的話，我可以給你找個房子住下來。各位，你們都立誓：到時候決不悔約。

石工
鄉民們：立誓、立誓，我們大家立誓，倘若悔約……

老：壯悔大師，尊意如何？

壯：一想到趙公子這份孝心，我願意馬上死！

老：不、不！你老人家的生命，就像鐵錘和鐵鑿，山洞沒有鑿通以前，是不能輕易地捨棄的。趙公子，小老兒的話，你可同意？

恂：（思索有頃）為了壯悔的信念，我可以答應你們的要求。不過既然約定了，到時候可不許反悔！

石工頭：（拍胸）說話算話，誰會反悔呢！剩一尺也吧，剩一寸也好，只要山洞一暢通，你怎樣對付大師，聽你的便。壯悔大師，這是想不到的事，就誤你不少的時間了。我們還是繼續幹活兒吧。

壯：不、不！我現在就請趙公子……

壯悔想留下做個了斷時，石工們把他抬起來，擁護着進入山洞；趙恂悵然目送，收劍入鞘。

老：噢，我帶你到住宿的地方去，我既然和你約定了，壯悔大師是——呢，就像籠中的鳥，網中的魚，我想你是有耐心等待的。

恂：（惘然，望洞口）他晚上睡在甚麼地方？

老：他是沒有白天晚上的，他疲倦了，就靠在岩石上休息一會兒，實在不能支持，這才躺下來。這在尋常的人，是辦不到的。

恂：啊？（思忖稍頃）今天是初七？還是初八？

老：初七。

恂：（恍然）到了子時，月亮就隱沒了，哈哈……

暗轉。

第二場

第一場當天晚上的山洞內。

正面是鑿好的嶙峋洞壁，右端是山洞的盡頭，向着這凸凹的岩面，壯悔和數名石工揮着錘。火堆熊熊地燒着，燈光轉明前，就聽見起落的錘聲。

燈光轉明。

大家漸漸歇下來。

工一：這會兒好靜啊……

工二：嗯，離洞口已經很遠了，我們才丈量一下，好不好？

工三：今晚，我們得在這裡陪伴壯悔大師。要不然，白天來的兒巴巴的傢伙，偷偷地摸了進來——

工一：這倒不必耽心。我們已經派了人，在那個傢伙住宿的地方守着，如果有動靜，一個傳一個，我們馬上就會知道。

工二：看這堆火，現在該是亥刻了；嘖嘖，手腕怎麼發酸，麻麻地？

壯：（沉聲）再添點柴，好燒得旺一點。噢，各位夠累的了。這樣吧，大夥兒該收工了；我也要打個盹兒，你們都回去歇息吧。

工三：也好。明兒準時上工。大師，我去給你拿被子。

石工二添柴，在吊子裡添水。

石工三走出去，隨即帶來草席和污穢的被子，鋪在地面的稻草上。

壯：噢，多謝，多謝。那我就先睡了。

壯悔攤被，和衣就寢。

工一：大師，明兒見。

工二：失陪了。

工三：別招涼了。

石工們拖着疲憊的步伐走了。

壯悔睡了一會兒，又緩緩地仰起身來，盤膝趺坐。

壯：（合什，低聲虔誦《觀音經》）「真觀清淨觀，廣淨智慧觀，悲觀及慈觀，常願常瞻仰，無垢清塵光，慧日破諸闇，能伏災風火，普明照世間，悲體戾雷震，慈意妙大雲，樹甘露法雨，消除煩惱焰。」過去的罪孽、報應就快要臨頭，我的生命就像風中之燭了。可是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，就得繼續工作啊；一寸也好，一尺也好，是一時一刻也耽擱不起的，那？我還坐着幹嗎？！

他在地上膝行到石壁前，比先前更使勁地錘鑿着，濺出小火花。

壯：（高聲誦經）「爭訟經官處，怖笈軍陣中，念被觀音力，眾怨悉退散，妙音觀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勝彼世間音，是

故須常念，念念勿生疑，觀世音清淨，於苦惱死厄，能為作依怙。」（他發狂似的錘擊着，石屑掉進眼裡，他停止敲打，搓揉了一陣之後，又繼續工作。

趙恂悄悄地從左面進來，他手按劍柄，摸索而入。

壯悔像入定一般，絲毫不覺得，只是一面敲打，一面喃喃低誦《觀音經》。

趙恂蓄勢待發，準備撲過去，沉凝半晌，拔出劍來，但他卻見壯悔一心不亂地工作着，又不忍下手，遂收劍入鞘，打算退出——

壯：（忽然回頭）趙公子，少東，你為什麼不殺我呢？現在什麼人都不在，只有你我，正是時候！

恂：（狼狽）呃？我……

壯：白天約定的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；人間世的善門緊閉，地獄門已向我敞開了！喏，喏，你儘管出手吧，現在沒有人來攔阻你了。趁這人不知，鬼不覺的時候，趕快把我殺掉吧！

恂：（按劍，陡地釋手）李九郎啊——

壯：出家不言家，老衲壯悔——

恂：壯悔啊，我倒要等到這座山洞完工。因為一個習武的的人在自己的眼面前拱手不動，我實在下不了手，可又心不甘、情不願、氣不服；所以我不願白天的約定，偷偷摸了進來，要把你身首異處。可是一見你心口如一，不眠不休地錘打着，我的忿恨也就消失了。因此我慚愧：我的行為，是口是心非的結果，我違背了承諾，也違背了武德的要求；忍！……：大師，壯悔大師，我還是等你完成你的心願吧，那怕一年、幾年、幾十年……：等你的心願完成後我再完成心願吧！

壯：（合什低眉）阿彌陀佛，你真不愧是：英雄肝膽，菩薩心腸！老衲萬分感謝，少東，我要盡心竭力地錘打，在明、後年……：就能打通它。趙公子，如果你等不及，按捺不住，就請你隨意在這個時候來吧，老衲一定引頸就戮！

壯悔說着，搖搖扣走到趙恂的身邊，挽起亂髮，卸開袈裟的大領，跌坐在地。

恂：噯，這就難受了！壯悔啊壯悔，在此時此地殺了你，我反而種下罪因，而你為還願竟死於非命，靈魂就會飛昇極樂天！這樣吧，我與其天天在這兒等待，夜夜盼望，倒不如拿起大鐵錘來幫你工作，你完成心願的日子越近，我了卻心願的日子也不遠了。

壯：（感激）我已經了無牽掛，卻又得到新的希望！好。很好，你來幫助我，是善緣，絕不是惡意！我從你年輕的臉，看見你光明的心地，公子啊，你決心作我的夥伴，到這座山洞貫穿為止。這苦工是很枯燥的啊，等到這個的盡頭穿透的時候，就把我一刀兩段吧！趙公子，少東人，你我都盼望那一天啦！

恂：（吐唾掌心互搓）和有血海深仇的仇人，併肩揮錘，這、這……：算甚麼呀！
壯悔淒涼地微笑。

趙恂抓起大鐵鎚，高高舉起！
燈光驟滅。

第三場

燈光以極其悠慢而徐緩的電功能豁顯了場景：

這是山洞開鑿面的盡頭，岩石嵯峨，火堆的火焰搖曳着明暗的投影，很明顯地，壁上有晶瑩閃爍的水痕。

左右洞壁下，排着鐵鎚、鐵鑿、籬筐、畚箕、滾木、槓子、粗繩、扁擔、手推車；還有蓑衣、斗笠、炊具、瓦盆、水缸、碗盞、米袋、蔬菜……等等。

火堆的照明，扣動着兩個巨大的人影，映在正面的洞壁上。

壯悔和趙恂併排地坐在石壁的中央，此起彼落，交互揮鎚。

恂：哼！

壯：嘿！

恂：哼！

壯：嘿！

恂：哼！

壯：嘿！

恂：……

壯：……

恂：（停手，抹汗）石工們都到家了吧？

壯：（住手）早到家了。他們有家室兒女，盡心是應該的；其實呀，雙親在堂，他們都該儘早回家。

恂：早回家？為甚麼！

壯：家，是人間世最好的地方，公子，你也該休息一會兒呀，我的眼睛不頂事，可是心裡倒挺清楚，現在是北宋正朔——

恂：紹興二十三年九月初十的晚上——

壯：（一震）唉！掐頭去尾，就算整數吧，逃出行都，我在外面混了三年，（合什）紹興八年到這兒開山，整整二十年——

了——

恂：大師！

壯：上了年紀的人，記遠不記近，老衲的確死有餘辜——

恂：你在撥撥我，馬上——！

壯：啊，不，不！我決不貪生，只是我覺得：就要到亥、子之交了；你還是歇一會兒吧。

恂：啊，不用了。夜越深，心神就越澄清，精力就更充沛啦。

壯：人年輕，真好！不過，還是早些歇工吧。

恂：我不想這樣對你說呀。你已經六十歲出頭了，如果我先歇着，怎麼說得過去。

趙恂又猛揮鐵錘，「嘿」的一聲又打上去。

壯：（揮錘）嗨！

兩人繼續努力，錘聲節奏，一重一輕地擊打着。

壯：（住手）昨天有石工說，在此起彼落的敲擊聲中，他彷彿聽見隱隱的鐘聲；你聽見沒有？

恂：沒有哇。不過在前天夜裡，我好像聽見流水的聲音，那時我要瞌睡，說不定是做夢也不一定。

壯：你來這裡，差不多有一年了吧。累你等這樣久，心裡實在不安啊。在這一兩個月當中，我的身心更加衰弱了。先前的十成精力，剩下不到一成，像是風前燭、瓦上霜；我覺得今天或者明天，隨時都會斷氣似的。萬一我捏着鐵錘就

倒斃了，不但我自己的心願未了，恐怕你也很掃興吧，所以我一直抖擻着精神來做工，唉、唉，如今快油盡燈枯了

！噢、噢，岩石呀岩石，你就在這兒化作微塵吧！壯悔猛力打下去！

恂：你可以和愚公比肩啊！如果你在這時候退縮了，那真是「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」啊！趙恂猛烈的打下去！

壯：你說得對。每一錘都得結結實實地打，「念彼觀音力……」

壯悔「嗨」地一聲打下去。

兩人併排地，奮力地工作，節奏越來越快，只見石塊紛墜，偶射火花。

壯：（叫）唉啣！

壯悔的左手握着右手。

恂：（接近）大師，怎麼啦？

壯：我用力過猛，打着鬆脆的岩石，連錘帶拳都陷到岩石裡了！

壯悔忽然發現岩壁上有個小洞眼——

壯：（興奮）看啦，山洞穿了！

恂：（走到洞眼前）啊，風吹進來啦！

壯：（發狂似的）是啊，涼沁沁的風！

火堆轉旺！

壯悔舉錘猛擊，岩石崩落，出現一個大洞！

壯：（揉眼）通了、通了，通了啊！

恂：（大叫）貫穿了，貫穿了，貫穿了呀！

壯：啊，風灌進來了，風更大了！趙公子，該不是在做夢吧！

趙恂上身探出洞外。

恂：（回身）啊，你的宏願達到了，成就了。我看見微微的光了，那就是撈刀河的波浪在閃耀着麼？壯悔大師，你的宏願，圓滿地實現了，實現了啊！

壯悔發出呻吟似的聲音，雙手合什，身體抽搐着。

恂：聽見了水聲，也看見那滔滔的奔流了，那一漫薄霧裡，有一條白茫茫的是甚麼啊？那、那一定是陽關大道啊！壯悔大師，好不快活喲！

壯：（初次歡笑）哈哈……我的心好像昇到大梵天上了！我是耳背眼花，流水的聲音雖然聽不清楚，微微的亮光卻看得見呀。啊，快樂啊，這就是禪悅，就是大歡喜啊！

壯悔興奮得渾身顫抖。

恂：（執壯悔手）你應該快活！我當然也高興。噯，還分甚麼你和我喲！我不過幫了你一年，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爽快過。你受了二十三年的苦，蒙佛菩薩大慈大悲，今夜終於完成了你的心願，這裡就是凡塵中的淨土啊！

壯：（斂容，忽然想到）雖然無掛無礙，但仍然有一件待了的大事——

恂：大事！甚麼大事？

壯：今夜便是我的大限盡頭。啊，殺了我吧！我壯悔在這禪悅中兵解圓寂，巍巍靈山，就在我的心裡；你、你就殺、殺死我吧！

趙恂扶起膜拜的壯悔，天人交戰，氣湧如山！

恂：（深深呼吸）噢，我，我——壯悔大師，我甚麼甚麼事都忘記了——

壯：殺父的仇恨，不共戴天；這是血海深仇呀，你不會忘記的。

恂：（點頭又搖頭）壯悔大師，這一年來隨你作工，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倒的確確有很多復仇的想法，我曾經設想過：乘人不注意的時候，掐着你的脖子；把你在石稜上撞死；用繩子把你勒死；要不然製造落磐，把你砸得腦漿逆流；用被子把你搗死；否則在你的飯裡拌筍殼毛，使你乾咳，漸漸咯血而死……！啊，我懦弱，我卑鄙，我無耻！

壯：（合什）善哉，善哉！

恂：當我這樣想的時候，我的心像蛇窩，日夜不安，心神不寧；報仇不報仇，這對人間世究竟有甚麼意義？沒有，完全沒有！我在你老人家左右，一年來受益非淺，這已經超越塵世的一切恩仇了！

壯：（低眉合什）眾生一日不成佛，吾夢終宵有淚痕！趙——公——子——！

恂：（搖曳着萬千情感）啊，大師，月亮已經從雲層中出來了，我記得小時候，彷彿聽你唱過（摹仿）

月光光，

姊妹燒香，

燒死毛大姐，

樂壞小姑娘！

趙恂沉浸在甜蜜的兒時生活裡。

壯：「毛大姐」就是毛毛蟲；那是太夫人為了保護你，把你當小娘子來養育，所以吩咐下來，我才唱這樣的兒歌……
你、你是一子單傳呀！壯恂探身洞外，嘶聲讚嘆。

壯：啊，我也看見撈刀河了。

恂：那月光像你立地成佛的圓光啊！對我趙恂來說，我的心境，就像那半規明月一樣，晶瑩燦爛，一塵不染，啊，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，此事古難全。」——古和今使我覺得：自己太渺小了；還是繼續打石頭吧。

趙恂舉起長柄鐵鎚，奮力地猛打，陡地岩石崩落，撈刀河一帶的雲、樹和點點漁火現出來了。

從虛無飄渺中，飄來似乎是梵唄音韻。

壯：噢、噢，月光，二十年沒有看過的月光喲，天地有情，誰說不仁！（忽然想到）趙公子，你就快拔劍吧！

恂：劍！

壯：就在那裡。

恂：老和尚，你——

壯：少東人，請！

恂：你不後悔！

壯：人死如燈滅，猶如湯潑雪！我內心不安，最怕自己，請你給我一個了斷吧！趙恂一語不發，陡地抓起劍鞘！壯恂瞑目，合什跌坐。西沉之月，透過洞穴，在劍身佈滿閃閃寒光！

壯：（低沉）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，弟子萬惡難贖；弟子能離此是非場，早登安樂土嗎！

趙恂陡地舉劍——

壯恂瞑目喃喃——

「哇！」

長劍在岩石上折斷，他迅即丟掉手中的半截劍。

壯恂寂然不動。

梵唄聲韻更顯，給這沉迷的大地，憑添了無盡的生趣。

趙恂扶着壯悔緩緩起身。

恂：啊，大師，壯悔大師，你看，那月牙不是隱沒在遠山後了嗎！人最重要的是活着，要活得不虛此生！

壯：你是當今趙官家的宗人啊，你有你的榮華富貴——

恂：榮華？富貴？（茫然地）百萬榮華，一剎化為灰燼；無限歡笑，轉眼變成淒涼！家母早就棄養了——

壯：（合什）阿彌陀佛！（掐着手串）善哉、善哉，俗諺趙梓老太爺，趙府戴太夫人，請您倆在天之靈，饒恕貧僧壯悔的罪孽吧！

梵唄聲更為莊穆嘹亮。

恂：仇恨是一場惡夢啊！敞開你的胸襟，舉起你的手來吧，在這功德圓滿的深夜，咱倆甚麼也不要說了。天底下有許多最善最美的好人好事，往往要閉上眼睛才看得見啦，大師——

壯：（衰弱）公子——

梵唄盈滿天地無所不在。

趙恂與壯悔相抱嚎啕痛哭！

幕徐落。

【全劇終】

（79·6·3 于第八故鄉台北）

評語：

通姦殺人犯，一念悔悟，乃以「愚公移山」精神行善而立地成佛，雖以南宋為題材背景，却有現代啟示性。架構、意義皆不俗，筆墨亦老到，祇是在集戲之間畧欠細緻，未能充份發揮題旨，可惜！